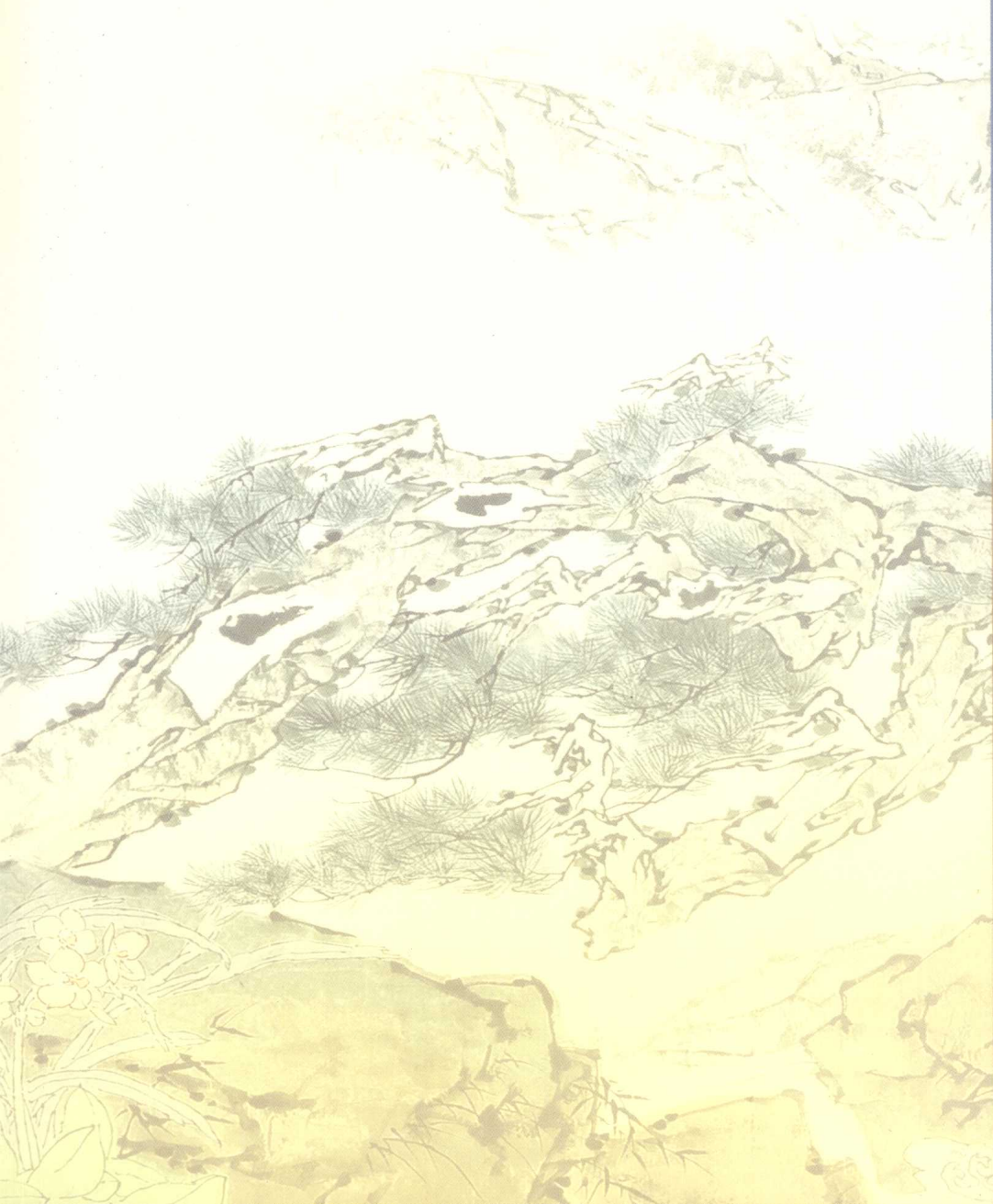


母语·文章·教育

——大学语文研究文集

陈洪 李瑞山 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母语·文章·教育

——大学语文研究文集

陈 洪 李瑞山 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研究文集。所收 40 余篇文章,既有“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资源建设、精品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和课程实践活动及师资培训、教学协作等方面的实践总结和经验介绍,又有对于“大学语文”课程及学科的定位、母语高等教育性质和使命、“好文章”和“文”的传统及语文教育涉及的各种学术方法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理性思考。全书内容广泛,角度多样,见解新颖,探索深入,是一部代表目前大学语文教育发展方向和建设水准的学术文集。本书可供高校中文学科负责人、大学语文教师、语文研究者、教学管理人员研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文章·教育:大学语文研究文集/陈洪等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4-025776-2

I. 母… II. 陈… III. 汉语-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3035号

策划编辑 迟宝东
版式设计 王莹

责任编辑 潘莹莹
责任校对 杨凤玲

封面设计 王 睢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1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5776-00

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资源

——序《母语·文章·教育——大学语文研究文集》

南开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对“大学语文”潜心研究，积极实践，卓有成效。他们成立专门机构，重视课程资源建设，利用网络改革教学方法，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课程，开展母语宣传和写作竞赛活动，举办高校教师培训研讨，建立教学协作体，等等。近悉南开大学“大学语文”课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语文教育研究中心获“国家级教学团队”称号，敬慕之情自心涌生。学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美行一分誉名。《母语·文章·教育——大学语文研究文集》，围绕高校母语教育专题探讨，是他们实践的升华，科研的新果，让人开卷有所得，合卷有所思。下面是我的一些所得所思。

在语言规划领域，当年只把语言看做问题，而今还把语言看做资源。语言资源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观，正成为学界探究的新课题，并促人反思往日语言文字工作领域之成规，以新态度对待中国的各种语言、方言及外语，用新措施保存、保护、开发利用各种语言资源。

宏观而论，语言资源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语言及其文字，包括汉语汉字及汉语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其方言，外国语言文字等。第二类是自然语言的衍生品，如辞书、各种检字法、利用语言文字进行的信息检索法、语言文字教科书、语言文字的各种规范标准、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计算机字库、各种键盘输入法、处理语言文字（包括语言翻译）的各种软件技术等。这一类语言资源，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面向信息化的，与高新科技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第三类是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语言能力优秀者便是各种语言人才。

语言能力何以可入语言资源之列？其一，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能力决定着信息表达与获取的能力，且较大程度影响思维水平。其二，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能力决定文化水平，关乎语言认同。其三，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母语才能延续和发

展，外语才能引进和使用，各种衍生的语言资源才能掌控和继续创造。因此，公民的语言能力应看做国家重要的语言资源，看做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能力既然是重要的语言资源，就需要进行周密的语言教育、语言应用和语言人才等方面的宏观规划，需要教育机构精心培育公民的语言能力，以便将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力量。

大学语文是培养母语能力的延伸课程，其主要任务窃以为有三：其一，培养学生理性的母语意识。热爱母语是最重要的良性情感，母语学习的过程就是逐渐加深母语情感的过程。早期的母语情感是感性的，将这种感性的母语情感转化为理性的母语意识，母语的感怀才最牢固，最浓烈。其二，全面提升学生的母语能力，包括娴熟得体的口语交际能力，优雅的书面语表达能力，精略随意的书面语阅读能力，这其中也包括关于母语的科学知识。不尊重母语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未熟练掌握母语的人是无创新力的。其三，丰富学生的母语文化。母语文化是个人成长的母乳，文化经典是母语皇冠上的明珠。母语文化了解得越多，理解得越深刻，母语的能力就越强，母语感情也就越厚重越恒久。

大学语文在学生的母语情感、母语能力中掺入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母语、运用母语，能够更好地理解母语文化、传承母语文化、光大母语文化，因此大学语文是使国家语言资源大幅度增值的事业。当然大学语文还较年轻，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还需在实践中长期探讨。正因如此，这部论文集更显得珍贵。

我受聘于南开大学指导博士生，本集作者可引为同事，并为同事们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创造的成绩深感自豪。戊子匆去，己丑将至，在此即将移时增岁之际，殷盼大学语文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公民的语言能力有大幅度提升，国家的语言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李宇明

2008年12月12日

目 录

大学语文，路在何方？ ——陈洪教授访谈	(1)
领悟古典诗词的语文魅力 ——叶嘉莹教授访谈	(9)
电子媒介时代的语文教育 ——王一川教授访谈	(20)
母语高等教育：从危机到转机	陈 洪、李瑞山 (27)
母语高等教育意义论要	李瑞山 (33)
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之一节	李瑞山、迟宝东 (37)
在改革中加强“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陈 洪 (49)
对大学语文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及思考 ——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	陈 洪 (54)
论大学语文的课程方向与内容构建	李瑞山 (58)
呈现与召唤：对大学语文教学理念的反思	李 扬 (66)
大学语文应落实文本本位	张 静 (69)
主体、对象与技术条件 ——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三要素	冯大建、迟宝东 (71)
浅说大学语文教育中的开放与包容	林 晨 (75)
从单一教材建设向教学资源集成的转变 ——新形态《大学语文》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研发理念	

与实践	迟宝东、靳灵芝 (77)
深度介入教学活动 提高教学资源集成水平	
——再谈新形态《大学语文》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研发理念与实践	徐 挥、迟宝东 (82)
激励式教育：大学语文网络教学改革及其应用	冯大建 (86)
打开语文教育的一扇新窗	
——尝试将性别视角引入大学语文教育	乔以钢 (98)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汉字字音问题	
——以《楚辞·渔父》之“父”字读音为例	曾晓渝 (106)
《侍坐》中的言说与沉默	
——母语经典的表意风格及释义特征例说	沈立岩 (112)
中国古代文章学与大学语文教学理念	
——兼谈“好文章”之标准	张培锋 (122)
“文”的教育与“文”的阐释	
——关于大学语文教学形态的思考	周志强 (126)
浅谈汉语“文”的传统及其重建	
——有关语文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框架的初步构拟	李瑞山 (134)
经典汉语：正在遭遇什么	陈 洪 (139)
在“新语文”的崛起面前	胡学常 (143)
“新语文”与大学语文的感染教育	周志强 (149)
新语文：拒绝还是接受	周志强 (153)
修辞教育：大学语文不可或缺的一课	张培锋 (156)
汉语的四类修辞形态	周志强 (161)
谈“大学语文”教学中学生的角色	林 晨 (174)
试论大学语文的“古今并蓄”与“融汇古今”	张 静 (177)
大学语文阅读教学初探	何 英 (181)
“大学语文”古文教学的一点思考	王 姝 (188)
谈大学语文教育中的性别偏差	刘文菊 (190)

略论母语高等教育改革	李瑞山 (195)
大学生母语水平评价与考核初探	李瑞山 (200)
试论大学语文的课程内容与教材内容	姜楠 (227)
谈《大学语文》现代文的编写及教学	何英、石子昀 (234)
为当代大学生筑造阅读的世界	
——评《〈大学语文〉拓展读本》	崔彦玲 (238)
新的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与阐释	李瑞山 (242)
语文教育的新理念和新途径	
——读《语文素养高级读本》有感	张培锋 (248)
语文,不止是语文	崔彦玲 (252)
母语:不灭的乡愁	侯平 (254)
理念·资源·模式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教育改革述略	(256)
“写好文章”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活动简述	(266)
研修·交流·共享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教师培训活动综述	(278)
改革·转机·赢得尊重	
——南开大学“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媒体报道	(286)
附录: 作者简介	(307)
编后记	(310)

大学语文，路在何方？

——陈洪教授访谈

陈洪，1948年出生，山东栖霞人。南开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特聘顾问等。著有《中国小说理论史》、《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浅俗下的厚重》、《沧海蠡得》，主编有《大学语文》系列等多种大学、研究生教材。多次为南开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全国大学语文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授课。

大学语文：过去和现在

问：感谢陈教授接受采访。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教学在您的领导下从事了很多改革，有了许多新的教学理念的思考。从恢复大学语文教学到今天30年的历程里，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学语文教学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作为最初参与其中的大学语文教学的领头人，您在30年教学经验中得出的对于大学语文教学的理解是什么？最初恢复大学语文时，您认为大学语文主要背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陈：首先说，领头人我不是，但是一个亲历者。我自1982年起便在南开大学讲授大学语文。虽然那时全校的9个系只是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选修课来开设，但选课的学生很多。我记得那时候都是在可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中讲课，学生大概有4到5个班之多。那时候是我一个人上这门课。上课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思考，不过是觉得学生很喜欢听。从知识结构的角说，既然学生有这样的需求，就应该给他们补上这一部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上这么大规模的课，看着学生如饥似渴的样子，就很兴奋。

现在想来，那时上课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而不是“自觉”的状态，所以也不太知道全国范围内这个课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后来，随着课程讲授了一两年之后，也就了解了一些：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资深的教育家在他们的影响所及之内呼吁，应该开设大一国文或是大学语文之类课程。所以当时有一部分教学理念较为先进的学校就开设了这个课。

这样的情况大概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也就是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后来随着各种课程结构问题以及教育探索方面问题的出现，大学语文这门课不是被加强了，反而是被相对的弱化、边缘化了。据我所知，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这门课陷入了最低谷。一直到1993年，素质教育这个话题逐渐唱响，情况才有所改变。素质教育一开始是专指文化素质或人文素质。后来，人们将它的外延扩大，就变成了无所不包的“素质”。后来又强调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它原来的本意又有所遮蔽。但总体来说，既然是强调素质，它就和那种技能性的训练有着本质的差别。大学语文这门课又重新被大家认识，开设课程的学校又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候还有一个契机，在高自考范围内有若干专业，比如秘书专业，为了让学生在基本的语文素养及写作能力上有所提高，就又开了大学语文课。这样，本来是为高自考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之后，这些教材也被普通高校采用了。这就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到1993年、1994年以后，大学语文就逐渐被重视起来。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多种大学语文教材出现——当然这里面也就体现了不同的理念。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往后，在少数学校中，大学语文是作为一门必修课或指令性选修课存在的——比如说有5门课，从中至少要选择3门。当然有些学校是属于放任自流的，情况各有不同。这主要也取决于学校的性质。比如说，学校的前身是工科类学校还是文科类学校；再比如，虽是专科类学校而其专业恰好与文学艺术关系较为密切，等等。不同的学校会对课程的性质及课时的多少有所影响。

理念就主要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我从1994年、1995年开始参与影响很大的华东师大版教材的编写。它有好多种版本：供高自考使用的，普通高校使用的，还有简编版，等等。在编写过程中，由徐中玉先生、齐森华先生带头，组成了阵容强大的编写班子。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每个学校有一位先生参加编写。每次讨论都很认真，高教司和出版社的人都会到场。当时讨论的核心为两条：大学语文这门课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主旨，也就是在教育教学中解决什么问题，在培养目标上选择怎样的切入点。

问：教材的编写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不同时期大学语文的形态，往往是由教材的情况决定的。

陈：在我的印象里，关于教材的编写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歧。

一、早期的大学语文教学比较看重思想教育、道德教化功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还发生过一个插曲：有一年推出的大学语文教材，被北方某城市的教师告到主管部门，说新版本把原来版本中意识形态色彩特别强、与政治斗争关系密切的文章删掉了。这就引起了争鸣。由于我没有参与两方的任何一边，属于中间状态，教育部就找到了我，让我来谈谈意见。我就谈了一下：大学语文本身是什么性质，它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思想品德教育，虽然任何一种人文类的课在实际运行时都会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意义。这是教材编写初期时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看重教材对学生素质的陶冶、审美。当时我参与的华东师大本的编写组，就比较倾向于审美与陶冶方面。

三、看重知识的系统性与潜移默化的示范性。若为示范性，教材选编时就不太重视文体特征及覆盖面等内容，主要看重名篇本身。在审美上就是选择文学色彩最浓、文学表现力最强的篇目。如果是注重文学史，则文学史上的各个有代表性的面都要覆盖。当然，大学语文教材绝不能是中文系教材的压缩版，它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四、强调思想的启蒙性和启发性，主张主要选择在国内外思想史上较有冲击力的文章。

五、强调文化的深度和厚度。如选取《孙子兵法》、《周易》、《九章算术》，甚至医学方面的经典之作纳入教材。

我认为有这些分歧很正常，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这类探索的产生说明在此前近30年间，大学语文得到了大家的重视——毕竟有重视才有探索。自然，每一种探索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因素，但是最终总要有一个能够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在教学实践里效果更好的结论。这个结论现在不能说是很清晰，但至少已经在逐渐地走向清晰。

问：这个争论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陈：可以说到现在依然继续着。因为人们现在打出来的教材，就是体现着不同编写者的不同理念。当把这种不同的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就有着不同的侧重了。

大学语文：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问：实际上在大学的各个公共课程中，英语的影响比较大，其次就是大学语文。英语的影响主要还是应试性的，而大学语文则承担了更多文化培养和濡染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很多学者会把精力和思想灌注到大学语文里，因为他们意识到大学语文这门课的影响力非常大，非常强。这意味着，不同的教学思潮，不同的教学理念，乃至哲学理念，都将大学语文作为争夺话语权的领域和阵地。我的理解是，大学语文从早期启蒙时期注重思想的教学形态，发展到后来的注重文学教学的形态；而2000年之后，在您主编的高教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的系列教程中，提出了“好文章”的编选理念。这样，从启蒙到文学，再到文章，这三个大的阶段正好呈现出大学语文教学三种形态。您提出“好文章”的教学理念，我想请您谈谈编这部书时对“好文章”这种教学理念的理解是怎样的？

陈：我们要说明一个事物，有两种办法：一种说它是什么，一种说它不是什么。在说明白“它不是什么”之后，剩下的就是“它是什么”。我觉得当时在确定“好文章”的时候，首先我的思路是“它不是什么”。为什么说“它不是什么”呢？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人大多数都是中文系出身的。他的知识结构和兴奋点更多是在文学上。这个并没有错。可是有一点，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是在20世纪初由西方传过来的。所谓“文学四体”：诗、散文、小说、戏剧，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它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是以西方的文化为背景的。它有很多长处，但它不是唯一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说到文和文学的时候，含义要更加宽泛。宽在哪里呢？就宽在一部分本来是应用性的文体。这些文体里面有的含有文学的因子，或者说也具有审美的特质。但我们用新的“文学四体”来作框子时，就把这一部分文体给排除掉了。那么，这部分被排除掉了，又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承载传统文化的时候，平台不够大，有一部分没有承载的空间。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毕竟不是在培养文学方面的专门人才。从我们的学生的需求来看，“好文章”的针对性要更强。这是说“它不是什么”——它不是狭义的文学。

再说“它是什么”。

好文章通过示范，可以让学生在思想理念及思路上逐渐清晰起来，能够提升学生写好文章、理解好文章的能力。这种提升有什么好处呢？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上。一个层面是很具体的层面。我们通过大学想要培养的是精英型的、高层的人才，他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在人生道路上，这种文字表达、语言表达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有的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往往语言能力不强。这是有很多材料都可以说明的。我举两个例子。

前不久，东北的一个高校做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局限在大学生范围内，而是在初中毕业的人群中进行的。调查者随机从附近的小学拿来数学卷子和语文卷子进行测试。结果数学卷子的平均分是81分，语文卷子的平均分是58分。这很能说明问题。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为什么呢？因为数学有它的实用性，虽然受众是一般的体力工作者，但是起码的数学知识是离不开的。所以数学作为一项技能保存下来了。而语文呢？或者是当初的教育就没到位，或者是在以后的时间里被轻视，所以语文的水平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达到。这个话题虽然和我们的话题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它作为社会总体问题的一项数据，是有参考价值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体会。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看一个说明性的文字，如产品说明书。大概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很厚的一本书，看过之后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写说明书的人的文字组织能力、思维的合理性都比较差。大学生需要这种能力。我们培养的人才需要这方面的能力或是基本的素质。

另外一个话题就比较大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我们党都在倡导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第一载体就是语言文字。这个家园的精神都在语言文字这个载体上生成和传播。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媒体，但是最基本的表达式样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语言可以转化成视觉、画面，但它还是语言的一种表达。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有丰富的精神家园，大家在这个精神家园里要有发展的空间。因此，整个语言、文字、文学的水平提升是很重要的。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民族的凝聚感、认同感。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得以生生不息的向心力量，是和母语密不可分的。我们说一个负面的事。当初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台湾民众在小学开始学日文，不再学汉语。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也做了这类事情。这是为什么呢？语言变了，思维方式就变了，情感也就跟着变了。从正面来说，我们要是强化这种思想，也必须从语言开始。

再说一个专门一点的道理。我们知道在20世纪以前，或者到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把语言还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不这么看了：语言覆盖到哪里，人的精神、认识就到哪里；反过来，语言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精神和认识也到不了。可以说，思维能力的强弱、精神世

界的贫富等，都和语文的能力和水平有关系。如何让下一代人乃至下下代人，在历史上继续辉煌，学好语文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语文”这个概念也就不能是狭义的。但是它又要有它自己的地位。因此，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有一个提法：“语文姓语，大语行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语文姓语”，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个课，核心就是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水平，文学的水平。为什么提文学呢？因为文学是语言优化的处理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姓语”是核心。在这个核心之外，可能有思想教育的功能，可能有文化知识传播的功能。但是基本的平台、基本的中心是不会变的。

“大语行大”，是指我们的语文教学是大学的语文教学，是高等的母语教育，和中小学有区别。中小学是解决基础问题：词汇、句子，基本的阅读，基本的理解，基本的写作。我们是高一层的。这一层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眼界会更宽。各种文体在表达方面各有特色，不可偏废，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使教师和学生共同地认识、解读这种典范性的文章，在互动当中完成教学，实现感染的作用。

三是我们是非独断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写作如此，阅读理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是剥夺了学生的主体性，由教师告诉他们一个一个的结论。而是我们来讨论。很多问题可能结论不是唯一的，是开放的。

四是我们的示范要体现能力的提高。我们不是简单的命题作文，也不是告诉大家应用文写作的多少条条框框，而是用开放的理念来实现写作能力的提高。示范、讲解、讨论，然后充分地利用网络——包括博客，包括教师开的空间，让学生来参与，教师来指导；特别是同学和同学之间的讨论、评点和激励。这就构成了一个整体，实现了在大学的层面上语文教育的初衷。

问：我对您刚刚谈的观点的理解就是，大学语文教学越来越摆脱了工具性地位，从写作的工具、启蒙的工具、文学欣赏的工具，回到语文的本体。但是，现在也有人将大学语文划分到文化素质教育的领域中去，这个倒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大学语文是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一个起点。这里想请教您的问题是，因为大学语文曾经有一个“工具论”的背景，因此，大学语文如何能既不回到工具形态的阴影中去，坚持自己的品格，又能承继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建构使命呢？

陈：我不是完全排斥“工具说”的。我认为在功能上，大学语文具备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属于素质方面的，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语文素质。通过语文的陶冶、熏染这样的过程来提升人的素质。但是它毕竟会指向我们所说的语文能力方面。语文的能力包括理解的能力和交流的能力，首先当然是书面的，其次自然也就带动了口头的。一个车子，两个轮子一起转。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大学语文：使命与责任

问：您是南开大学“大学语文”精品课程建设的领头人，又是资深的大学语文教学专家，还是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您也借着您的影响，大力提倡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这些年来，您在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上也谈到了很多新的想法，试图让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能有一些根本性的突破。我想请问您对今天大学语文的现状，包括大学语文的地位，从业者的认同感等方面有什么见解？未来几年，中国大学语文的使命、功能等，您认为应该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笑）简单说，就是这样的心情。比如，今天人们对大学语文这门课的认识、重视，是近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把文化的建设，把高等教育中素质教育的理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不是教育部的文件，而是国家的文件，也是从来未有过的。

第三，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教育部高教司转发了中文“教指委”的一个纪要，里面就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这样的文件过去从来没有下发过。

第四，是正在酝酿中的关于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工作会议，这是教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计划，正在筹备当中。据我所知，这个会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文化素质教育，要拿出若干门课，如5门，每个学校在其中选择3门作为必修课。那么，大学语文肯定会列入其中。当然各校有办学自主性，可以自愿选择其中3门。但是我相信，大学语文会在更多的学校里得到重视。

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对于南开大学来说，我们自己这方面的努力，也

取得了一些让人快慰的成果。比如，我们连续多年举办全国性的大学语文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始终得到兄弟院校积极支持，老师们踊跃参加。这方面的研讨会，包括我们和大学语文研究会、兄弟学校如华东师大一起筹办的，或他们举办我们参与的研讨会，也都反响很好。最近的两届“教指委”，主办以“大学语文”为主题的会议，就有4次。大家都认真地讨论，每一次都有成果。我想，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再比如，南开大学文学院自设了“高等中文教育”的博士学位点。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大学老师，提供一个提升的途径。这也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已经开始招生，有人入学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问：您觉得大学语文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呢？

陈：它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还是一种附着性的学科，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我现在也不认为它已经就是一个完整的学科了。它是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门，也比较成熟。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我认为它的附着性还是大于它的自主性的。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加深认识，也有待于它自身的发展。

我再给你透露一个信息，我们现在正在和台北的大学、台湾通识教育学会接触，想在近期搞一个两岸的通识教育、大学语文或高等国文的研讨。届时会有两岸这方面的学者，也不排除有学子参加，双方一起交流。得到海峡那边的响应，说明这个话题反映了很普遍的问题，确确实实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下一代人的文化传承相关，也确实应该在教育中得到体现，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话题，一个共同的财富。

问：听到有这样一个说法，大学语文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陈：那没问题！（笑）

问：感谢您接受采访，很多问题经过您的梳理，我们有了新的认识。谢谢！

（访问、记录：周志强）

领悟古典诗词的语文魅力

——叶嘉莹教授访谈

叶嘉莹，1924年出生，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有《迦陵文集》，《叶嘉莹作品集》等数十种古代诗词研究著作。多次给南开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举办的全国大学语文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授课。

问：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发现，现代大学生对于古典文化、传统文化、传统语言的领会能力明显下降。而很多老师教授古代文章和古典诗词时，使用一种中学式的教法，不能真正把古代的文章和诗词之美传达给学生。叶先生，您是蜚声国际的诗词研究的专家，对大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呈现和领会古典辞章的魅力，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条路，提供一些建议？

叶：从您刚才的问题来说，您的意思是说现在一般同学学古典文学，不容易体会真正的古典文学的好处何在，是不是？

问：对。当然，老师的教法也有问题。

叶：也许是老师教的时候，没有把古典文学真正的好处教出来。

中国诗词独有兴发感动的生命

叶：前些时候我去南京，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而且提问的层次还很不同。有一个江苏电视台的幼儿节目，制作人员跑来问我，怎么样教幼稚园小朋友